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管沖佑觀虞公

墓誌銘

粤自高皇帝狩杭之旬月二凶搆亂時則有魏忠獻張公帥師勤王繇是被遇以克復神州為己任阨於㛹秦志不得施封冦崇姦凡二十有四年以啓金煬侯之侮

時則又有雖忠肅虞公殲敵於采石於瓜洲而煬為僇
繇是亦被遇與魏公同心一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
於棄地歸俘之議不得卒其志蓋自中興於今百年而
是非之正靡有止戾或曰天之夢夢適遭其未定耳嗚
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定者乎魏公自戡難實
生二子為世儒宗為時吏師雖公之子孫日以蕃大而
又有如提刑公從善從義克紹正學以恢厥家或又曰
天固未嘗夢夢也然而是猶以善惡之報妄測天道不

知善而慶不善而殃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敢負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為然哉凡以事其心耳事其心則事天也日由於天理之中則福自己求命自我作矣公諱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故直祕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仲子也雝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六月公與令卭州守方簡生雝公喜曰吾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二孫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雝公以武安之節宣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

年雖公薨於漢中公侍光祿護轄以歸執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凡故相趙文定公奇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薰習益異銓選六年未肯出仕再舉於禮部年二十有六始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丁母賫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權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黄公疇若以公聞於上詔赴都堂審察

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
萬州皆未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提
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冲佑觀積官至朝
請大夫公在銓司遇事敢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
事叢又攝屬茶馬司公旦理邑事晡趨幕府細大畢舉
縣庠久圮撤而新之異時縣令於制帥進見有時制帥
樂聞公之言蜀利病皆得闗白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
曉民以義利之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黌泮治溝洫繕

城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即學官繪周程朱

張子象招諸生講肄經學為士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

事橋歲費鉅萬公愀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

節縮少府浮費代為之且請於臺閫以上諸朝定為久

計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將趨召察之命部使者惑於

浮言尼公之行未幾起家為守又為御史李楠所劾凡

七年居閒聚同産子而教之親仁友善安土樂天若將

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寇入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

徙治利州辟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可以弗之恤久之黽勉就辟首請收人才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還忠義人之配隸内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内一路鑲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我拒其來金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帥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關陷利州東路都統制李貴遯去天水阜郊皆被兵而西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才地分非已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然請往

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師而人裁三緡耳今宜有增益於是賙舊三倍次沔邀師賙師以作士氣次魚關以書抵帥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遣吏振恤天水阜郊流民遂自殺金坪次日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屬各遯去人心恟恟公獨不可曰我師既出彼必不能越大安乃獨留利州且以肩輿告諭軍民既而石宣勦敵於大安皆如公料云董生既召還公如簡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入利州殺王人以叛鄰果閬

遂寧趙簡公承籍鈌斧楞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
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勸義助貸緡於諸司移粟於近郡
部伍其衆阻江爲守獲諜輒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
保茗山張威引軍沿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
有奇威至普又四日絶糧公治糗糒屝屨而具藥物牛
酒率三日一遣士百躍争奮曰使我守邊得此豈憚寇
邪凡饟師扞城爲緡八萬有竒而民不知役劉文節公
里居與目其事乃言於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饟無闕

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為實錄至夔部明保伍連坐之法定里正差役之令嚴廵尉侵牟之戒開居停自新之門申黥隸逃歸之禁部故多盜未踰時民得觧衣而寢制置使崔公與之奏言自古用蜀多籍蜀才請以蜀名勝之任四路藩節者兼制置司參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十六年春建臺於漢中習知利路自被邊多賊謀且軍驕不可令繇田里不相聮比乃條保甲之法視夔部加詳凡鄉井牧所河池檄主將集創痍之士躬

自犒勞士皆感說次西河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阜郊湫池使是二堡歸我則彼氣必奪雖席勝埶以鄉秦鞏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麻仲火杜株平敵之守湫池者資糧在焉悉力馳救我師遂復湫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未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人恨寇殘虐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其生事每以越竟為戒人情憤鬱公白帥請於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師猶以是藉口故寇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谷遣其

愛將王逸偕忠義人進屯阜郊於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聞之無小無大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士肉薄乘障敵大敗斃其貴將郭賛賛彼之愛壻也公既得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鞏秦州正虗敵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制司叅議官魏邦佐至乃以容劄諭昌祖抽還忠義人衆大憤折矢倒戈散而為盜於是阜郊復受兵而聲言成和矣公檄審官統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

犒錢三十千數日間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敵帥包
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説至是益信十二年春敵又大入
陷河池闗武休公請聽四戎司越竟牽制俄聞敵已撤
梁洋趨大安諸小大正有都副有背産者為團長有幹
局者為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夙備又為故周
人鼔鐸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器益備無事則諜賊者
不得作軍不得恣有警則守望相助寇盜知畏葢無㷊
寧閒刺手遣戍月就教閲及州縣科差之勞故人不怨

而樂趨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二十九萬二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閬尚不與焉公謂此法可久上諸朝利東西安撫丁公焴趙公彦呐亦謂便有詔從之遂刻石以諗来者其後寇嘗一入制置使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於師沔刑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敵知有備而去至是人益服公遠畧云公嘗奏言梁洋與關外五州宜為屯田詔下制司制司以營田隷轉運司屯田隷提刑司公方選吏按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

又言曰屯田當脩堡棚而戎司謂釁不可啓然邊民自修水關敵未嘗顧也當寓軍於農而戎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聽民自耕明年遄見其利藉未輸公亦使民食賤粟官無貴糴大抵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人聚則邊實詔下民翕然從之未幾墾田凡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畝始時麥石為緡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咸如公策先是宣撫司

以軍饟不給下四川州縣括絶戶田産吏並緣乾沒公在夔在利皆下所部歸所斂而繼絶焉鄭損塗炭衣冠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鄭疑其代已突至漢中迫辱陵藉吏民皆重足立人無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於鄭毋為已甚有北人來歸者公言於鄭善遇之俾為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致有反側者公亦自知多忤寡與欝不得伸凡五上歸休之請寶慶元年十有二月栽祓報可之命即日上道漢中士民

攀號載路既還滄江賔朋畢集樂意融融殆有人不及
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政必喜見色詞至忘
寢食人有寸長亦談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
不善雖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蓋其善善惡惡惟義
是比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七月鄭卒以讕詞
劾公鐫秩罷祠公亦不以怨尤也厥三年韃靼始入冦
鄭棄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内郡公移書趙敏若力
持不可屬何進毋去西和屬成都轉運判官守文龍憂

國一誠純終弗疵二年秋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嘉迪功郎監雅州盧山縣酒税藇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郎趙堦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嫁登仕郎張景謨公資孝友居光祿喪廬墓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𡍼知榮州夷簡蚤世公拊育諸孤喪紀昏嫁一以身任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任以補族子圭寅所居西南都會來者輻湊公精力絶人五官並用殆如昔人所謂

目數飛鴈耳節鳴鼓手援筆為文雋明踔厲詞辯蠭出輒屈其坐人四舉於禮部謂世繇此選不敢忽也壯歲與趙文定之子希先昱善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然會心為鈐屬為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文叔仲黼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修己廷平張子真士佺漢嘉薛仲章紱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與切磋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佐四川幕府傾

盖如故交始猶以記問詞章相尚也既皆皤然改之曰事有大於此者矣公自上華陽即築室成都之合江以成雖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為榜曰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自綿州後則又棄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沉潛六經於易尤為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上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閱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惟暮習以益所未至大抵賾諸陰陽五行之奧必

約諸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變則有所據依以遷善遠罪長沙吳德夫獵謂人曰湖湘中張子流風所據而得其學若此者鮮永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昌子謨嘗從容論乾二五皆言大人公曰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問辯繇是定交平生論著有語解詩說皆未及編次士之請益有肩摩袂屬謁無留門坐無虛席爨無停炊自二十年來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泣巷弔學於成

都者二百餘人聚哭於滄江煥章閣待制眉山李公𡌴亦為文以弔之有曰天禀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谿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斂而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學乎學乎其記覽詞

章之謂乎嘉既以寶慶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於嘉定府龍游縣熊耳峽震山之原與趙宜人同兆異域而使其弟犇與公之門人范義父晞韓以予同產兄高南叔稼之狀抵予於靖曰昔者戚友之會子嘗有位焉而麗習觀摩道同志合莫予若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予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乎銘曰

維忠肅公蕑啓植華以競有邦以明有家於維仲孫雖祖是則咀嚅聖言浩然獨得斂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

之脩雷風之裕摧姦不懼見義必為疏暢恍明氣改質
移匪光禄有子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固存

宋故耤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恭惟乾道淳熈之盛俊乂錯出祖宗德澤之感前哲風
流之被固非一日亦惟我孝宗皇帝封培而興作之是
時官無小士無遠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交啓
互發人知疑必問問必辯也莫不積成以備對夫然故
事有中失不可誣也人有能否不可揜也淳熈十年分

水縣令王公自中以中書舍人王公藺特薦詔赴都堂審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久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為動容徐出二疏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為寒心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間戰勝攻取伸

縮如意自其法廢致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為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令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為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宫莊曰荒田曰逃絶户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續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

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有城池若可以為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為義勇者又為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可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為上中下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

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為卒得免其田税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强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為卒卒五人以某生户為伍長而免田税二百畝十人則為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軍愈衆者税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者官更量給之如此則土户樂出其田募民而為卒矣於是因民田之近於州者三十

里内皆使家於州近於縣者三十里内皆使家於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為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為營而為坊為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為卒者皆分為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盖一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無事招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為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

都尉將校之官為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戒莫不協心畢力以致死敵其與族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强官軍缺者勿補軍益强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於西北而衛屯之軍滿天下矣然

又當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間文武為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襲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於便宜者輙行於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衙之軍以為順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致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為卒化卒為民使

其聲勢足以相接客疎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彼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勢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進於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髮差舛則北方豪傑舍二

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畧曰臣嘗觀自昔興王之世必有道同志合之士此不可多得得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陛下必已有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徒怪所在州縣或連數城以守令問之民鮮不非笑是使元元安所倚賴風俗奚由美姦盜奚由戢或重用之又將何以勝任奏對之明日特命改令入官除措田令數語大臣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未幾又語大臣自中必有善類令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有相得之素一

朝陳謨問對蠭出無慮數千百言猗其偉歟後四十有四年通判紹興王自强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大有經世大慮受孝光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元五年八月癸未賫志以没厥十有一月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志其壙今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可使湮没無傳敢狀其事以屬子也謹按狀王氏系出瑯琊五季之亂自閩徙温之莆門高祖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不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父廷佐累

贈朝請郎母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爲長氣度超絶年十八丞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命諸子從學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叅知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吴公芾禮部侍郎王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廷議遣歸正人公嘆曰是絶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疏固爭其意謂朝廷内虚無賢擬時相怒初議罷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陛下前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管帝又曰不可曰

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處於是遣之徽州仍諭知臨安府姚令則差曉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贓敗公以書自通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識也得書大悅率同列白其事以郊霈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於西掖始識韓公彦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熈元年就試兩浙轉運司為詩賦第一四年再舉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為詳定官謂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

試中第一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循修職郎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旱以賑濟有方資政趙公彥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風諸郡燕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數買六合築城軜州縣懼乏輿勿敢言公乃言曰旱暵為虐而邊臣遽請築城且以蘄黄舒和無為五郡言之軜以片計二百二十二萬片一十八斤為錢三千六百重人荷四片為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就此何從出也燕用其說人兩賢之其後為令奉常會監察御史闕帝善其

前對欲用公王魯公謂公甞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為御史則朝士皆當束擔矣於是忌者併力索瘢不可得遂誣公布衣時納韓彥古今薦其才堪宰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公上書時韓在下僚未之識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蔡邵州必勝陛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自中本無事等閑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與邉郡辭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上諭宰

執以見闕邊郡授武學博士鄒詡及進呈上特筆命公
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為民代輸紹熈元年夏料
役錢減常賦直免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為用
紹熈二年入見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之譽又問常
時作郡來當為何官欲留之公謝曰朝列有不相樂者
帝曰朕嗣位之日壽皇言卿可用令朕記取公固辭翌
日帝謂宰執曰王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近郡執闕
守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為政簡靜知大體六邑多逋

負公為寛補觧之繙嚴當上之數皆感激思奮課吏以最期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服闋監察御史王怙掇拾蔣疏再論公四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朝廷察其非辜畀以詞禄五年詔填興化見闕謝猶在後省同舍又封繳然未幾公亦病矣積階至朝請郎享年六十六以孝友稱自奉簡倹餘悉以給親友之貧者嘗以差役為風俗害率同志為義社第貲産以定役次由是鄉閭息爭博通古今文氣竒傑嘗

注孫子新畧前後序并歷代年紀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卷公自號因軒居士因以目文集焉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遵度迪功郎前安豐軍霍丘縣尉次遵庚四女子凡皆狀所述而狀作於卒葬之年今追為之銘曰

莫難乎時幾之會莫樂乎臣子之逢孰乘墉於陵之時孰噬胏乎頤之中弗駿厥庸以甸我邦嗚呼奈何乎公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余與仲甫居相隣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不苟於隨奉使潼川虛射洪尉闕以俟之將倚為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敢遺之仲甫不欲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履踐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閒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抄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紿取之爾且陸氏之學尤為乖僻宜速止之會余

以論事待譴未及有言而心是其說亡何仲甫又以書求致為臣而歸余亦以罪流於靖仲甫為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埏赴曰吾父既遂隱居之志起居由時血氣循軌謂當省疾以永命乃寶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齎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我之所自出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為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之大邑徙蒲江曽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

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籍圖書是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脱誤忘其日之旰貢士嘗為易解以水患散佚君得其槀字半磨滅即隨所得抄録其幼志已卓卓不凡少長與伯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三代而下惟先漢近古故於馬班氏書尤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

雙流縣尉未一年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禮里中俊秀從之游率勉以篤學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于從仕親友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繪才仲甫即以畀之更新尉廨民不知役忽有從吏部注尉者憚使者不敢前仲甫自解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水利爭銅山凡涉乎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莫決蓋其律己廉宅心平有以素信於人黃茆坪

諸砦歲比不登流莩蔽野俾君詣砦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於是發廩賑卹郡守王騶聞之亦併以屬仲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目曰其毋我違且遣親信吏輔行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焚然砦去郡遠脫有便宜謹毋以為罪既至閱其所授之目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待哺乃千數外咸為賑之散米幾三之二民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令執吏以歸於獄使誣蠛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為是獲譴吾甘心焉不然請以私帑償

守素貪狠莫敢為明其非是既聞餘米未散怒稍止及反命守恥過亦以他辭為解龍游滿歲或人有持省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為守上其事於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朝卒為埶奪去之日帑有契税錢數千緡吏持以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杖之以授代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温江尉處仲甫諸臺舉牘皆至闗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廪素薄仲甫以廉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眚辭使者迫促上

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傳得仲甫所為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謝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寳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於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頽守文侯紹武亦言於朝且皆為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為學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傅友習必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筴匭衍中物控摶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已

視仲甫老不待年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裒其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論説齊文集藏於家王篆隸人爭得之取同邑費氏先十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埏兩女子長適鄉貢進士張子與次適迪功郎新漢州雒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午墓在鹽泉鄉恩泉阡祔承事府君之右銘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惛不知利欲攸炊於維仲甫沉

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耻

乾隆御覽之寶

鶴山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范焱

鶴山集卷七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劔東廣漢張公行使於湖北書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平而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

年以來方内弗寧山東之地既歸而未禀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異服自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況殘金易主外示安静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鞾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於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甘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郤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厥鑒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産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

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偷不然天下之患有不可
勝言者疏入士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焉未幾寧考登
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且
曰孝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
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
宗宜有加尋又以宰執率百官請太母同聽政表至七
上公復以書抵宰相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則母后垂
簾聽政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强故務從抑損不避

父名不慶生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為請此亦中策未幾制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於禮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言今掇其要著於篇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雲東淮狂悖游興通省客星為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誘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

送死尤為大事自漢景並縁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
貽笑千載惟我祖宗定為宫中之禮孝宗皇帝朝衣朝
冠皆以大布於昔有光迨寧考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
疾未嘗不服喪宫中也洎光宗上賔則權熖方張莫有
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
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
吉慶元末年初議為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
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别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

滋甚況人主執喪於内而羣臣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宫慮數蹕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為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為盛今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聞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亦為之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於受此臣竊為陛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

王化之基也陛下巋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
豫講夙定將恐俚說乘間而入竊考累朝元配始於潛
邸惟仁哲擇配於承祧之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於元
祐臨軒發册六禮備舉尤為坦明臣之所望於今日者
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耳五曰處變
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跡自明陛下嗣服以來濬
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
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

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自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靡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以不解也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莫不望風畏疑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

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髙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徠可綏若精於史筆復有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有不及知者乎况邇來世俗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寛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强敏以拱嘿為靖共以迎合為適時以蹂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才見親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

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今縉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役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譏嫌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揺殆郤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紙價為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因輪對以其伯父宣公告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

必求犯顔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益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歟予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益學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為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真希元丁文伯洪舜俞皆有詩已何真希

元以言語得罪予亦追官褫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為朋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歸自贛相與欵懌於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别去自是家居聚友益求為己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勵士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月從子㲉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為之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獻子曰我死則葬我於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靈泉山某岡墓門之

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獻子奉遺令以請曾子蒙恩西歸道五谿遇使人於塗乃爲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壙厥九月舟次南郡之汭獻子又遺予書曰吾子之辱貺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鑱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即窆近事既嚴失今不銘後將噬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予其敢辭公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

任尚書右僕射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謚
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贈
少師妣魯國太夫人臨卭許氏淳熈八年公以忠獻致
仕恩補承奉郎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三年差提領建
康府户部贍事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服除差廣
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
沅州開禧二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
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耤田令嘉定五年八月改軍

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未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户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直祕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

寶章閣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以疾請老詔特轉一官致仕元配王氏繼室趙皆贈宜人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安府尹王溉之致幕府時韓侂胄權勢熏灼有民家女已議婚對而奪之者夫家以告公獨白尹歸其父母家尹不能難人已覘其為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吳公獵黄公㶊帥梱蔡公戡詹公體仁皆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為丞沅守澧率為民植長利蠲久患在奉常日大宮鵵

吻為雷雨壞神主移御公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為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建復湖學以振士風蠲下戶積逋凡泉帛繽粟之征為數甚夥宣城夏旱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於朝鬻度僧牒截撥米運以備濟糴且又勸分招糴以責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覦常平使者以是郡為得人不更遣官既而朝廷撥賜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濟而不復糴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月庶及春暮使者欲勿勸糴公慮

來日尚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葢藏所見既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沖佑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定十二年春敵破五關圍信陽蘄黃襄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孜體國似忠獻撥煩剸劇似瑞明爰暨中身斂華

歸實則蓋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學而死不待年賫恨泉
壤人謂實録云銘曰
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於公事主弗貳言言至計炳
炳大誼挫抑彌伸讒壬靡忌人之方人賊目貴耳吾身
親見以詔千祺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銘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於鎮江府教
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

其子潤以學正胡緝所次行實求銘於史臣魏某某辭曰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敢承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既葬之二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名於進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子澳始自上庠賜第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久未有識潤葢有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爲輩行蘇氏之大父待曾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發敭其先美者固不計夫地世之久近人之識

與不識也則又泣數行下以其曾大父母大父母四銘以來始余將漕東川潤為之屬知潤為最久今又㕘諸先銘且矜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卿字子長曾大父惠大父草皆藴德不仕父安邦早有譽於太學晚從恩仕為含山尉會昌丞以宣義郎致其仕妣湯氏生四男子君其次也㓜貧厲志於學始事鄉人章公楷又從任公盡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學道貴於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為事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

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户叅軍未上會婦翁胡彦國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於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幼非吾當誰託乃觧官護其轊以歸改教授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於長修學舍建貢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公大較如此既舉主及格忽寢疾乃卒得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曾氏樞

密院計議官諱之子繼室胡氏生五子男曰淮漣源潛潤漣以後伯父集女適某人君平生清苦急義不蘄人知事親盡道事上官以義待下以慈蓋其學志於自得恥為絺繪故造次中理道曾氏早世於奩中物秋毫無所取胡氏設有田三百餘畝悉以歸其兄人惟不役志於貨利辭受取予惟義之權則胷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體而其偶涉事變有不可奪有不肯為者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

論十篇漢鑒十篇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識於家銘曰

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膚襲末譁世取妍篤哉徐君雖誘弗遷雖撓弗奪雖窮益堅屈伸之度寒暑相嬗是開厥紹勿替引延

李中父墓誌銘

吾友李中父生而秀悟七歲彊記過人十三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聲十九與鄉舉未及仕於春官而

大父母卒哭泣以喪明紹熈四年考策中進士甲科注晉州州學教授遽以喪返中父號於殯廟曰其自今無望於斯世矣卜宅兆以葬重親求菽水以養膳母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如是而已矣貧無擔儲受徒以自給積歲累月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於學少所誦習省記無遺至是温尋而增益之嘗館於大邑劉氏因痔痛徹心膂為詩曰生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縣是隨事習察精切明

著群經義疏諸史百氏靡不究研出則門人居則弟若子從旁代讀氣聽色受讀已諷味數十遍融液浹洽乃止人有問焉從容辨對往往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禮尤該暢嘗欲為周禮傳而未及晚尤邃於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說每謂太極大衍相為表裏羲易周經相為體用彖繫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欲筆之於書亦未及為之而精體默識固已月異歲殊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方馳騁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

知其無以死也疾病語不及私惟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吟誦累日以及於絶嗚呼非嘗從事於斯而實有得也安知道為何物死為何事何如其可終也使假之年益加克治之功所造當不止是國朝以學校育才以科舉取士濟時詒後亦云盛矣然而名公鉅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縣學校進者鮮其敝務以科臼組綴之文糜爛士氣揣摩迎合之說琢喪心術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失陰驅潛誘以没其

身曾不暇反觀内索以事其所當事是故有能以言行淑身垂世者非蚤自拔俗則晩而有聞以中父之才之敏雖不可以淺近量使以方盛之年挾其所長與等輩角名場利區何鄉弗克是則中父爾矣遭家多難不幸有左卜之厄不惟動心忍性觸慮增知乃以是蓀光韜明觀身於艮觀心於復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奥然則士之學果在此而不在彼邪尤審於去就之分束脩之問日至不苟於受余弟文翁既冠願從之游會劉

文節公守眉州除館待之中父必以後先為從違太府
卿張東父子震從子興虞仲易剛簡謀致中父幣誠而
詞恭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後郡守以禮彊起之張義
立方尤惓惓焉率謝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遄返余前
後家居乃幸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諸生環侍
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先安貧樂道與中父為
久敬交中父名齋以喜告德先為之銘文翁事中父尤
謹飲食卧起扶相必親葢近世事師者鮮能及之後又

為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走人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黄中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聞盍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思按李氏系出唐宗室太子議郎仁濟從僖宗西幸九世祖暉五代時為臨邛錢監從大邑令因家於邛曾祖實不仕祖名孫以淳熈賜高年爵封修職郎考諱丙仲妣吴氏費氏中父諱坤臣取同鄉蒲氏生子男四人曰章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皆以後諸父女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

父卒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闕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三年闕月闕墓在闕縣闕鄉闕山銘曰

形容甚臞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匪顧匪盱其書滿家匪室匪廬其居廣居升沈榮枯晦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

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銘

嘉定十一年春女真敗盟掠西和襲天水奪散關披阜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邊晉人馬君範時知江原

縣受檄權通判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數有論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為亂金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則資給遣還以繫其南望之志時忠義軍統領張鈞復湫池堡君言宜增戍守以為進取之基金之渠率號三府相公者為我軍所縳君請乘彼氣索鼓行進襲且彼忿於敗釁於怒其勢必深入又法嚴酷失主將則部曲連坐其勢必致命於我我以乍勝之餘將驕卒惰夫以驕將惰卒而當怒寇吾

甚懼焉帥不聽君又申述餉道利病會總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忠義軍迫於散遣之令倒戈内向敵因之大入西和成州及河池將利大潭皆莽為盜藪君之言皆信而帥無所歸咎則以避事免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自便先是岳州通判呂𢡟屬君代箋紀凡二年比去以楮券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瞷知入經總制錢歷為嫁禍之媒即以返於府人代呂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鐫一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

量移常德府寶慶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於寓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遷岳也予與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同白丞相予言大將擁兵而遯未嘗見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守貳固無辭於罰然在朝廷不無吐剛茹柔之嫌其後從全又言呂𢥠之饋葢禦人於貨之類而馬則受禦也況知其為禦既速巳之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然而棲遟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孫巽之將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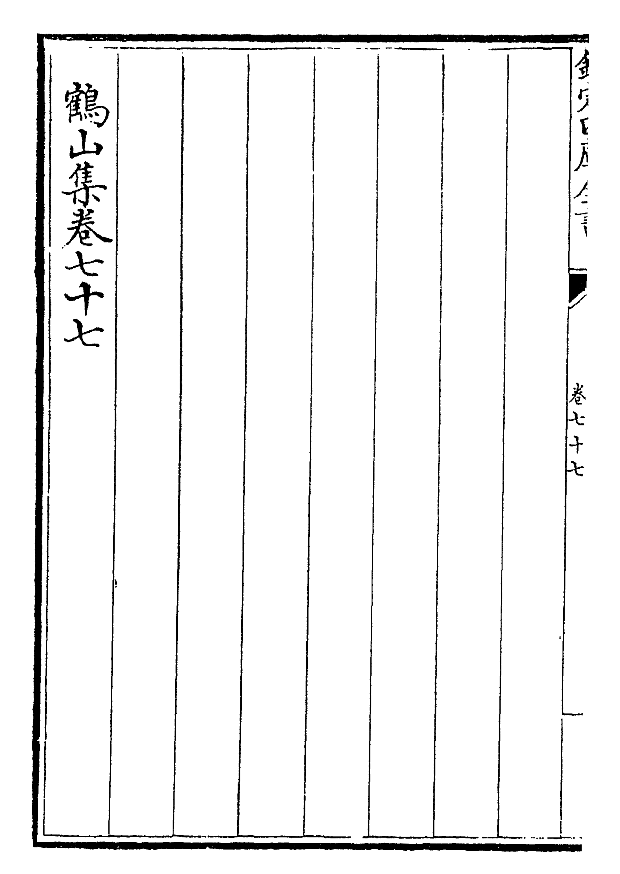
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謁墓道之銘予不敢辭君字器之系出趙城世居晉之臨汾曽祖周祖彦皇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七月生於郡齋其冬遇王師弔伐通直起義内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莊靖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煕十六年舉於鄉丁類省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唱名二親相繼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禮服除廬墓不出或問之曰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為畜妻子計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强起

之調漢州什邡縣主簿謹勾稽新官舍除學館群邦之
俊秀而課式之再調監成都府犀浦鎮税平訟牒戢姦
胥通商旅寛征歛歲比登而民富乃葺鄉校殿屋齋廬
一新且益粟以養士又以餘財營廨甃道秩滿授遂寧
府學教授寓居成都會吳曦以蜀叛君慷慨憤激謁制
置使及諸寓公請討之謂曦自狂逆而官吏軍民固未
嘗叛也議甫定而曦戮詔遣刑部侍郎吳公獵諭蜀以
其事上之朝未報又辟重慶府新津縣令縣宰久虛逋

負積至十餘萬緡君謂此由字民之意未孚乃悉意獄訟誠求而審克民自以不冤君察人情既孚則令可行爰始考會財計多有産去稅存重科覆納之患乃屬縣民定其强弱之等以制賦役民始譁然君語之曰人莫公於心苟隱諸心而安則公論所同也於是交舉迭承高下畢陳貧弱者蠲除至三千餘緡以均諸得産而未承者其中人家則鄉之有德齒者自爲推排不經吏手自是民當輸賦往往鼓吹導從以來積負既富公私兼

裕宣撫司改辟滎州教授秩滿尋辟知重慶府江源縣
居民不戒於火延燬百家君念散財發粟亦姑逭目前
欲振業之而帑無餘財俸賜亦緣手盡乃以元補授文
書質於富民得錢則使民各狀其業視費之高下自二
十千至百千貸為本錢期以半年責償小民歡呼感泣
未幾民廬皆復其舊君又取所貸緡揭諸方盡蠲之民
大過望象而祠之君先世以流寓西南不殖産業自奉
簡約而勇於濟人樂於誨人予過李公章壁及吳公德

夫每見二公置公坐隅以備訂問盖君商洛故家博聞
多識蔚然典刑而一跌不振以殞厥身惜哉葬以紹定
四年十月日墓在王望山坎岡君取袁氏生二子長伯
午嘗與嘉定九年鄉舉前君八年卒次巽之銘曰
汾晉之英商洛之靈巴山于營岷嶓于征三黜于荊大
命卒傾江流自岷達于荊衡神其來寧故山之京



鶴山集卷七十七

鶴山集卷七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議大

夫李公墓誌銘

自中興多故師不觧甲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大夫由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吮剥詭取陰奪者此皆無以議為

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敵不永厥德什亦二三或毋問弗克惟既厥心寛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辯逆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册則信所謂千載一時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歲租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税

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産之薄厚而制其數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户饒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及下二等户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逭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蠲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同李蘩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謂令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斂上三等户三十六萬石斂下二等户若官

司自糴下户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顧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畧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樁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為官糴

貴賤視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
軍不乏興民不加賦敢掇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請自
古軍糧必隨地産今利閬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産
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
本官侵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
舉辟四五員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
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許民戶賫粮準納賦役
七請聽臣不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請欲於上戶勸糴

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請官糴斷可久行遇有調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復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請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職事則諸司不得與顧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令成大同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專屬公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不得而盡知又晝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和糴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

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取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利閬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闗外以小價科民粮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今於闗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時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閬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絶每事如此則歲節百餘萬不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搬販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搬運公奏謂如闗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

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搬運之勞詔問人户自量自概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概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户以税役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遂露底裏以告於范久之范亦翕然信服連名復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

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奬事草去别聽朝

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

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

益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

始言費二百餘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

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

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等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

民賦準糧通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

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羅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葢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迨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入訖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而終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尚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絶會歲大稔

父老以為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渠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謡以獻無慮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黄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糴行二章尤為卓絶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益由去歲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中和糴為惠尤廣乃自倉部遷太府少卿及范公召還上首

問可保其久行否范曰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蘩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置和糴能寛民力特與遺表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宫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内侍潛邸雖親昵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則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某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

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於公之子璟瑀嘗以公罷羅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夫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亨乃撮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雲生璣璣生牧牧相趙因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徙穎川秉之六世孫就徙江夏秉之七世孫頡徙南鄭頡生郃郃生固

皆漢三公縣是李氏為蜀望曽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馭以公升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為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客大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於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卭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解州事會通判

闕又攝事改攝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敕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還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鄭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

白郡廣贍養之田請於朝增薦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
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具為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
故自愛重而恥犯法州承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
以常賦徵期告於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
弊帥府是之不復詰又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略
曰今劍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不卹必為盜賊往年有
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别貯於餉所不下數千萬
令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民庶

其少瘳乎四路故輸絹於利沔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關外諸軍得絹僅彊半直公白制置使盡令民各輸正色估錢之半疋不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謂兩便時頭子勘合錢皆增舊數公控於諸司大略謂頭子錢昔者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日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十錢近又貫取二十令以萬緡為率分為千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

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於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為此說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

自任於此數事亦可略見攝通判彭州纔閱月償宿逋
五萬緡有竒彭之民既輸米於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
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復支移四千九
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
民安能勝此三役繇是期會稍寛曁公總蜀賦乃為奏
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祲請於諸司檢放振邺諸
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户而期會滋急公謂常平免役
令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

公乃如令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户仍代輸秋稅庶勿誤贍軍且奏且行又聽民以茅秸易米備粥溢褚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為畫補糴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卭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蠭起而綿獨安堵然後知公之見遠矣卭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

議者不過發廩勸分然義倉三萬餘石爲軍儲之外僅
六千餘且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況民產業
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額内除
十四五萬以免借税之害於折估實額内除六七萬以
免那錢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爲盜又論邛之患
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歷新以償舊其患無窮
二曰豫借民税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
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趂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

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卭之蒲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榷之以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并於州以資少府私用而民始病公併請於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十擔擔為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八千餘斤為緡錢七萬五千牢盆之精與隆簡無異總所自榷州不與焉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蠶崖關者有征公為之弛

禁凡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竒兩縣力役之征比旁近郡為夥公又斥郡帑之餘為代民輸凡五萬緡㑹威州蕃部寇邊公遣戍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上其勞詔遷充承議郎宣撫使叅政王公上其最詔又遷充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主客戶税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創殘公度九折坂戶輸而人撫之

貸米粟千五百石有竒耕牛犁鋤之屬四千有竒丞相葉公某嘗欲以榷酤鬻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鬻酒二千緡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産必二百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鎮六十餘所應令而繇此蕩産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户酒之説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爲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斂在民間其爲害甚於官榷也識者韙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吴挺提舉買馬且俾歲

市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收尤有妨茶馬司歲額況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為管總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畧謂乾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虧張德遠皆以罪罷虞允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挺其獘復見況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騎羌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

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況璘護送蠻馬蕃客以防抄掠令挺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是時吳氏擁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蚤夜孜孜凡以請禱矜卹者靡微不盡是時糴外九州和糴與元為多又以馬運所繇芻秣不貲公嘗疋馬行阡陌間咨訪民病有媼進而

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嘆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災傷闕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悦公於是巳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泉省計截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米價石伍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義士一體異名蓋陜西弓箭手法

非調發不得差使令興元府都統司欲以義士看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乞放陜西舊比修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令既難以爲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令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微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税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吴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

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
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
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砦屯駐在州教閱
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令制置司僅
以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
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
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幷金州保勝軍未嘗差使自
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

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闕看烽畨上教閲請仍依久例惟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專横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守眉山日較成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久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忿曁公領餉事挺繆奏謂軍食陳腐龍紉米麗黑孝廟内批允再賜公公奏此士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悦曰李蘩曉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曦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

公講學臨政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
集春秋機闗春秋集觧又採摭羣書自春秋迄戰國時
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
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騷壇武備有
忘筌集有薤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墓式有經語提要其
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録榜示鼓舞集經總條畫臺備
録西憲雜記摧牧集山南雜記帥閫備録總所財賦源
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糴録目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

晝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於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棊汪公應辰晁公公遡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籥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才如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公裳范公蓀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子震王公咨費公士戣其後各有以自見於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其餘不可悉數公

事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爪輒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忘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一間言從兄江西刑獄使者之望臨一時講論賡酬弟兄自為知已公娶史氏封宜人以仲子升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老皆早卒璟用薦者改宣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瑀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僉書資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

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思恩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須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權利害之私匪畫於淳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内格衆允外銷羣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一氣而同體者乎

宣義郎致仕牟君墓誌銘

隆井研牟君錫桂嘗命其子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巳頴異不凡予知其所從來遠矣奉使東川桂為金水丞而知其賢而舉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桂之父封承務郎桂摘命書語以介壽名堂劉文節公賦詩予不佞辛與時賢皆屬和焉於是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子孫顯是不盡然人心之靈皎如日月雖己所獨覺人未及知而見乎

著龜夢寢發於聲音笑貌且不可掩況刑于室家行乎州里鍾乎祚嗣望而知為有德君子也錫之號榮播之歌詩曾是以為顯邪予遷靖末反桂以書來曰吾父以嘉定十三年四月丙寅棄諸孤猶恃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己卯又喪吾母焉桂也倘未即殞將以三年十月庚午合葬吾父母於井研縣金紫山之陽吾請於同年友太府寺丞吳叔泳狀吾父之行以請銘於夫子夫子知吾父子者也吾弗敢他有請也按狀君諱忻

字伯廣牟氏系於陵陽為著姓自入國朝舉制科第進士代不乏人族大派分其居翳嘶中峰之趾者君之先也均順之亂盡室遇害惟穉子允良有姑未笄覆之以甕得免姑又撫而教之牟氏之不絶如綫繄姑是賴姑於君七世矣允良生昭象繇是子孫蕃衍為三㟟詩書家君之考諱格取跨鼇李氏無子與從兄某之妻兄弟也乃取其季子子之是為君事父母不啻己出始時外家全盛比徙井研貲産日屈叔父時雨通判成都府夫

人遷依焉會有疾疫君併失怙恃跣護歸故山道疾嘔血見者咸為出涕比歸謂從父弟森曰吾兄弟孤子而兩世六喪未葬事有大於此者乎俄而得卜殆若有相貧不能自振為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饘鬻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愿寡言笑人與言不疑其欺或言其欺以為間反責其欺他日與言又欺之信如故東隣不戒於火積鏹盡露倉皇間請君主之君取以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於鄉間類此桂始仕龍水公祝於禰曰書生

初筮毋苟得毋濫刑官無小為朝廷愛惜百姓不獨為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仕於富順於金水則君已倦行矣疾作桂謁告省侍猶卧起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升朝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孺人間闗百罹克相夫子以須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三人長即桂今為奉義郎知什邡縣未上次曰价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士喻儀韶次杜似曽价儔及二壻季女皆先後卒孫男三人長即子才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為從

政郎監成都府茶司責引所次子方子脩孫女四人長先亡次適眉山張闕任復來季二未行曾孫男二人壽甡壽朋女一人外孫男女六人外曾孫二人世率謂道降俗薄風氣澆訛民生之仁且壽有不逮古予獨謂二氣五行之運亘千古如一日古今無異民也聖賢之訓惟無逸則壽惟仁則壽葢氣禀雖有薄厚而培養克治則存乎人世往往不之信今觀年君與其夫人生長憂患閒關鞠苦而康寧壽考以祚厥家則是心之存非保

壽命宜子孫之道乎銘曰

莫樂乎安貧莫壽乎憂勤孰堅草而不芸孰由蘖而無

闕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文

忠公亦曰蠻荊鮮人秀厥美為珍怪心竊異之五方之

民雖氣稟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如耳姑

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前後迭出率在

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予識陶宗山窋於南宫於策府於經筵博覽强記而嫺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為無人及還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將成父公順辱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陶锡也一日以書抵予曰吾舅欝林君將葬敢以銘請且狀其事曰君諱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

水而居焉有弼者為東上閤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寓零陵全舊隷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游太學仕至將作監主簿曽祖鎔繇舍法升冑庠仕至潯州推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宰不仕父森脩職郎監衡州耒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稟軼羣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攺注潯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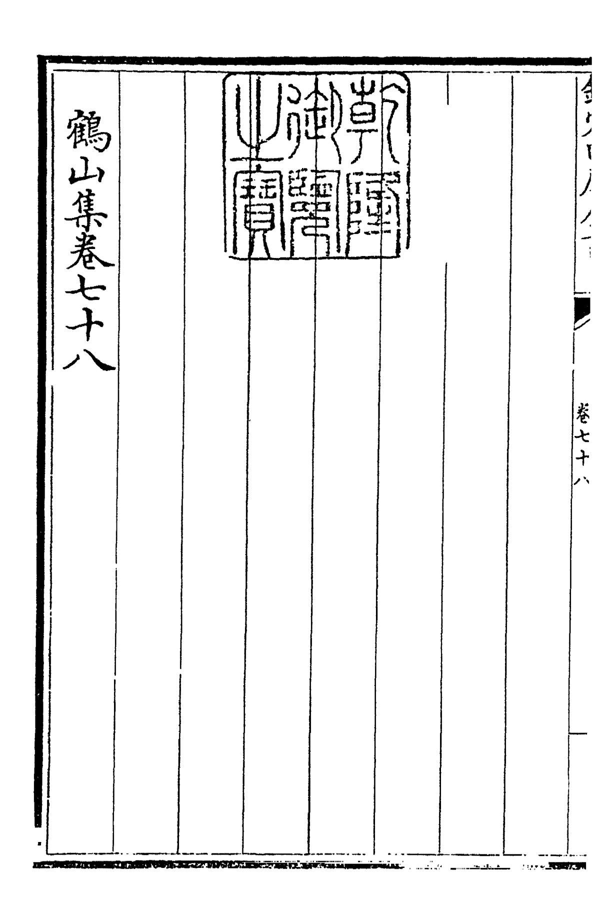
司理參軍潯之官久始至無居捐奉以築室闢軒於圄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彫獘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為否則有去耳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為擾有妄獲平民為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為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潯四年以舉主三員聞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扼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為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

切謝絶歸槖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互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寮吏亦有先同後異至者君不為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邑凡三攝州攝教事一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闋廣右臺閫交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事屏文却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

卒於家簀年七十有二公為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取與燕處無惰容臨事有大慮為文尚理致宗山位於朝家問往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嘆曰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誣其邦之人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為無士且吾所見於全之士不為少況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畏知謹獨違枉蹠滯為職之先務既非文俗吏所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閱理多而蓄德久者不能然則予雖未

與君接而其内外親友所逮見聞者若此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子子男三人圻繼卒次建次垍女子子一人嫁進士賓庚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君於栗山阡君所自卜也銘曰

厥昌厥手而啬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之則日昳而途窮揚清風兮溥邑識遺恨兮幽宫



鶴山集卷七十八